

我的眼睛
不会撒谎

汤荣喜 著

上

中国青年出版社

识见 生活 真实

一位省委常务副书记的秘书与三位女子的情爱关系又如何？在五指山的木里寨子，苗阿木·香母女俩同时爱上一位可敬可畏血性男儿的结局又如何？

……情河滚滚东流去！

终局主题词一 《我的眼睛不会撒谎》

诚哉斯言，谁的眼睛确实没有说谎？曲折逼真的情节展开，鲜活地折射出当今岁月的浮躁与荒唐，同时又是那样充满活力与生机，整部书（上、下集）格外凸现出描写的真实。

我的眼睛
不会撒谎

ISBN 7-5006-5439-1



9 787500 654391 >

ISBN7-5006-5439-1/1-1080

定价：38.00元（上、下）

内 容 简 介



内 容 简 介

世纪之交，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是个浮躁的岁月，同时是个有希望的岁月，是个荒唐的岁月，同时又是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岁月。

本书主要描写的是在这个特定时期里分布在新闻、出版、教育、文化以及商场与官场的一群知识分子的众生相。

来自农村的辛守义，毕业于名牌大学，笔下善走龙蛇，但父母命薄，缺根少底，便以爱情作赌注，攀龙附凤以求发展。

出自豪门的何可人，依托父辈的荫庇，先知春江水暖，结伴去海南炒地皮，敛资数亿，在灯红酒绿中搓揉人生。

同样出身权贵之门的方舟，则能抛下“八旗子弟”的包袱，深入社会调查，发自内心地与进城打工的农民为伍，组织他们成立擦鞋公司，帮助他们寻求生存和发展的空

间。

从县城走出来的柯小月，在失去恋人委身佛门又遭强暴之后，终于走出心灵的怪圈，投身商海，业绩骄人，是民企中耀眼的新星。但她不做财富的奴隶，而是利用独有的优势创建皮革城，并兴办平民教育，在继续发展自己事业的同时，悉力对社会作出真诚的回报。

朴茵茵和古平却是另一种活法。古平教授自我欣赏地封闭在脱离人间烟火的“美学与史学”的研究里，不免冷落了妻子朴茵茵，致使她游戏人生，卷入了淤泥浊水

这是一幅知识分子在世纪之交的沉浮图。而这幅图像的展现，又是通过几对男女的情缘来展开的。在他们的情感纠葛中，或缘中出错，或错中生缘，纷繁杂沓，频生怪异，更加鲜活地折射出岁月的浮躁和荒唐，充满活力而有希望，因此格外凸现出描写的真实。

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作者说过：“我的眼睛不会撒谎。”诚哉斯言，他的眼睛确实没有说谎。



识见

生活

真实

高占祥



识见
生活
真实

《我的眼睛不会撒谎》这部小说描写的是知识分子的一个群体，描写的范围相当宽阔，涉猎到了党政军民学。而这个群体又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渊源，所以小说的时间跨度虽仅两三年光景，但不能不触及这个群体的过去，尤其是这个群体在“左”的思潮盛行时期的命运。还由于这个群体生活和生存在中国独特的农耕文化的影响之下，他们的优势、劣根以及内心深处和行为本身，都不可避免地 and 农村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作品情节跌宕，人物众多，文字50余万，读来颇费时日，匆匆翻了一遍，故难于满足作者“提出批评指正”



之要求，虽是“走马观花”却也有悦目之娱，我还是想谈一点看法和想法。

一是识见。其实，这就是胆识和见识，我不愿捧杀作者和作品，所以用了分量较轻的识见两个字。作品中有个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辛守义，他在男女情分上毫无信义可言。他视爱情为攀附权势的阶梯，先后背弃了三个深爱着他的女子。对这个陈世美式的人物，作品虽然展示了被损害者对他程度不同的谴责、诅咒，以及他本人发自内心的自责，但笔触并没有停止在这个层面，而是深入到目前社会所难以摒除的依附关系这个怪圈。一面是任人唯贤，一面是滥竽充数，一面是严格选拔，一面是裙带相连。农村出来的辛守义，尽管才思敏捷，文采过人，但为了谋求可望而又不可及的政治前途，在勤恳工作、业绩昭然的同时，仍旧选择了“朝里有人好做官”这个千古沿袭的捷径。在背离三个女子不断受到良知的鞭挞之后，他依然抗拒不住攀龙附凤的诱惑，与省委某领导的独生女牵缠在一起。这就将陈世美这样的老故事，写出了“旧瓶装新酒”的新意。从另一方面强烈地透露出我们的用人制度必须进行改革创新的信息。在公平竞争的体制下，应该说辛守义不失为一个可以一展宏图的人才，但“怪圈”断送了企图走捷径的他，这固然是他自身的缺陷造成的悲剧，却也是社会缺陷酿出的苦果。

作品还有一位一以贯之的人物柯小月。由于辛守义的后背，她青梅竹马的美梦彻底破灭了。愤而进入佛学院之后，本想在黄卷的诵读中颖悟人生，追寻远离人世的空灵生活，然而她却被混入佛学院的色魔所强暴。锥心泣血的凌辱，使得她在痛不欲生之后毅然重入红尘，在商海搏击



中积累了雄厚的资金，成为极有影响的民企新星。她自奉节俭，没有大款脾气。尤为可贵的，这位跟辛守义一样来自农村的读书人，却时刻不忘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对进城务工的农民不仅仅是一掬同情之泪，而是真心实意地帮助他们。她创立了擦鞋公司，将散兵游勇的擦鞋人组织起来，选点设店，除了擦鞋还补鞋、修鞋，并办了擦鞋夜校，让失学的青少年提高文化水平和业务水平。她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引进外资，兴建皮革小城镇，组织了皮革集团，又创办了平民小学、平民中学，走出了一条民营企业回报社会、缩小城乡差别的独特道路。柯小月这个人物不失为商海大潮中的一个新典型。

二是生活。生活乃创作的源泉。书中的主题、语言、故事、情节、细节，都是作者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

作品有很多细节写得很好。“窑前有两棵杏子树”写了下乡知青和女房东的一段短暂而酸楚的幽情；“凭我一张脸子”写出柯小月对一个蛮横而好色的商人的斗智斗勇，表现了她的刚强和聪明过人，朴茵茵游戏人生的很多细节，入木三分地刻画了这个早年遭遇不幸而后家庭生活又不和谐的女人的变态和孤独的心绪，方舟舌战“京城五虎”和方舟与新婚妻子奚明月在除夕之夜的邂逅，都闪耀出了细节的熠熠光亮，还有离休干部曲正言关于门球和麻将的一席谈，风趣中蕴藏着观人论事的真知灼见，而谈锋的功力其实不是依靠语言的表达，而是凭借潜伏在语言中的细节的推动。

细节是情节的精灵，又是人物的点睛之笔。没有细节的情节，仅止一个故事而已。这样的故事易于导致雷同、模糊以至散亡，惟有细节却才能像一块烧红的铁烙，深深



地烙在人们的记忆里。

读罢全书，即便着墨不是太多的公务员殷胖、韩瘦、诗怪老爷子以及古平教授等，也令人觉得活龙活现，都是细节使然。

细节不能凭空设计，更不能假冒伪劣，只能源于生活和对生活的升华。应该说作者在这方面是下了苦功的，他真个是到生活中去了，生活的仓房里才得以有较为深厚的屯积，信手拈来便可点金。当然，点金还得有术，术便是撷取和运用，且要恰到好处。像出场同样不多的都满意和任嫂子，前者真率而老练，后者纯朴而狡黠，都因为细节用得恰当，进而揭示了人物的性格世界。

生活的内涵绝对不限于细节的捕捉，而就生活的硬度和浓度来说，细节的描述却是个硬功夫，容不得一丝掺假和半点夹生。只有在生活海洋里泡了很久而又善于洗炼的人，才能游弋其间，运用自如。

三是真实。真实乃作品的灵魂，同时是作家对社会对读者应有的良知。我读此作颇为感慨的是，作品中没有苍白的歌颂和蓄意的抹黑。它仅仅是掀开了一幅幅在世纪交替时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初始阶段知识分子人物群的精神画面。

在这些画面上活跃的知识分子，有酒色财气俱备的公务员；有骄横不可一世而又娴熟于暗箱操作的“八旗子弟”；有备受苦难但却肩负使命感的老一辈读书人；更有我们这个特定时代的社会精英，他们两眼向上，双足朝下，负载着国家和民族振兴繁荣的重托，深入民间，深入底层，深入实际，在自己敬业和献身的岗位上——或政府机关、或研究机构、或新闻教育、或民营企业 竭思尽力，敢于

创新，勇于探索，善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而对这些人物的刻画，应该说作者花了功夫，表现出了他的功力，人物各具鲜明的性格，读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跟农村的某种血肉联系，所以展示他们的画面时，笔触不可能不伸入农村和农民。也许是作者的偏爱，在其笔下出现的几位来自农村的劳动者，无论是男是女，绝对看不到愚昧的一面，揭示的纯朴善良和乐观谐趣，十分感人，这是撑起中国山河几千年的主要群体的主要品质，就此而言，艺术的真实乃生活的真实。

最后说说作品的结构。它不是线性的、环状的，也不是板块的组合。它在时序上先后交错，直叙、回叙、插叙和补叙，不拘一格地交叉运用，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地域和人物的出现上，跳跃性都很大。乍一看难免杂乱，但随着人物描写画卷的更迭展开，结构轮廓便逐渐清晰，情节和故事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样的结构着重于人物的塑造，在力求写出人物的喜怒哀乐的同时，情节、故事和结构也就自然而舒缓地展开形成了。

读一本书，尤其是小说，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以上所述，也仅一孔之见。当然，作品的最后审定是广大读者和长远历史的检验。

高占祥
2003年10月20日

[高占祥：著名诗人、散文、杂文家，全国政协常委，原文化部常务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



目
录

(上集)

- 第一章 花好月难圆.....1
第二章 风景在这边.....71
第三章 云过柳梢头.....158
第四章 实相本无相.....238
第五章 朱门与书门.....316

(下集)

- 第六章 洞房花烛夜.....418
第七章 梦断南飞雁.....498
第八章 好风凭借力.....594
第九章 金银铜铁锡.....689
后 记.....783



目

录

1



1

从未见过底的邛湖突如其来地干涸了。过去传说湖底有一座城池，晴朗天气，湖水碧蓝，视线穿过轻盈摇动的涟漪，可以望见城池西南宝塔的铜顶。然而奚明月曾在邛湖游泳多次，眼下又仔细探寻，就没见过一块砖一片瓦，有什么宝塔？有什么城池？看见的全是鱼——活蹦乱跳的鱼，无鳞无甲的鱼……

邛湖产鱼是真，可没见过无甲鱼。怎么湖水一干，鳞甲就脱落了？她非得捉一条鱼来看看不可。好滑呀，怎么一条也逮不住！在脚背深的水里抓了好一阵，终于抓住一条鱼尾巴，鱼却回过头来，眼睛睁得老大，头一摆，腰一伸，又从她手里滑走了。



呵，那眼睛，那条鱼的眼睛，多像辛守义！哎，这家伙，你滑，你往哪里滑？她踩着水追过去，脚下唧唧叫，是鱼在呻吟，是生命的叫喊，她不忍心了。耳畔忽地响起当当的声音，呵，庐山顶上的钟响了。庐山顶上有一口桶大的铜钟，据说是赵匡胤玉斧分疆后刀枪入库，熔化十万面铜锣铸成的。声音闷闷的。不，这不是庐山钟响，这是师范学校上课的钟声！她该上课了。涩涩地睁开眼，一看床头玫瑰色的小座钟，时针已经指向七点，她又揉揉眼，终于清醒过来：今天不是要乘车么？她蹬上拖鞋，镜里映出她春山般的眉峰和深潭似的双眼。她揉揉两颊，椭圆而丰润，白中透红，光洁如玉。

我没长胖吧？她又揉揉脸，确信只是丰腴而不是肥胖，两只手才毅然离开了脸庞。她又拉捏指节，却发现指头肉实实的不禁吃一惊，这可不是好事，天啦，是胖起来的先兆！她真有些失悔近日的疏懒。学校放了暑假，辛苦一个学期的她，教案可以不管了，作业可以不改了，做班主任的大事小情都可以不操心了。晚上电视看到深夜，早晨放心睡到日上三竿，瞧，负面效应来惩罚她了。

“明月，你还在磨蹭什么呀！你不是要乘车吗？”

“老爸，才七点半，早哩。”

“什么，七点半？差一刻就八点啦。”父亲说，“快起来，梳呀洗的，你又有好一阵耽搁。”

“牛奶、鸡蛋我都给你预备好啦，还有面包，带盐，是我去西街买的。”

“爸，我不是不吃牛奶么，补充大，消耗小，人会胖。”

“你胖什么？”父亲笑了，“长身体的小姑娘，牛奶、鸡蛋这些东西，每天不能少。”



“我还是小姑娘哩？”奚明月扑哧笑了，“你的女儿都老得没有人要了，还是长身体的小姑娘呢。”

奚明月一直和没有再娶的父亲住在一起，报社的宿舍，三室两厅，面积120平米，两人居住是够宽敞的。她跟父亲说着话，一面梳洗，动作很利索，已经坐到餐桌前面。她吃着面包，把牛奶推到父亲面前。

“你还是喝一点，上车后口会渴。”

“火车上有开水，站上也有豆浆。这牛奶，我实在不敢问津。”

父亲瞥她一眼“守义不是最喜欢喝牛奶吗？往后你们生活在一起，早餐桌上，一个喝牛奶，一个喝豆浆，也不觉得别扭。”

“老爸，他不是布尔什维克么？我让他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今后彻底断绝牛奶！”

“你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你呀，就不跟我保持一致。学校就开学了，你又偏要去结婚，怎么就不能等到寒假？”

“爸，已经跟你说过，只是去办个手续，婚礼还是等到寒假举行。”

“手续一办，你就是人家的人了。嗯，这心里不是个滋味。”

“爸呀，你怎么啦？一个老报人，什么没经历过，居然也如此儿女情长。”

父亲一声喟叹：“感情这东西呀——说不清。”

“要不，就把辛守义调回来。不然，女生外相，你总不放心。”

“那怎么行？搞报纸跟你们教书一样，在地区在州里，等于办小学，顶多算个戴帽子的初中。在省辖市办报，算



做正儿八经办中学了。跨进了中学，为什么要退回小学去？感情上的事，可以克制。再说时移境迁，也可以淡化。你这次去，千万别提调回来的事，就让他在省城好好工作。守义很能干，他会有出息，往后你调去就是了。”

奚明月抬起手腕看看：“爸，不是不听你的教诲呀，现在的时间八点半，我无论如何得走了。”她提起简易的旅行袋，又说：“来回不超过七天，这七天，爸，你只有自己照顾自己。”

父亲一笑：“你照顾我什么？你走了，我不是少了许多事吗？至少，每天早上我减轻了一项负担，不用再叫我的女儿起床。”

“是吗？那我就再也不回来了。”她在父亲额上一吻，学着老爸的口气说，“这怎么成呢？我奚若水只有一个闺女嘛。”

她笑着往车站去了。

奚明月跨上列车之前两小时，一辆长途客车已经行进在蜿蜒的山路上，车厢里本来很闷，又有人吸烟，好几个人呛得咳起来。

“停车！停车！”有人在喊。

“停车做什么？”司机刹住车，喊停车的就坐在后侧。

“你们这辆车不守信用。”一个年轻姑娘说，她正在给咳嗽的母亲捶背。

“怎么不守信用？早上七点发车，午后六点左右到达省城。不可能误点，我守信用。”

“可你们已经不守信用了。”姑娘指着车厢壁，“你们的‘行车注意事项’难道仅仅是摆设？”一个三十来岁的大胡子听了，毛遂自荐地念着注意事项：“一不准与驾驶员说话，二不准把头手伸出窗外……是了，还不准在车上



吸烟，我也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好吧，有错就改，改了就好。”

话音刚落，忽听得“汪汪”的叫声。原来大胡子带了一条狗，它在给主人帮腔助阵。

给母亲捶背的姑娘叫柯小月，她回头看了大胡子一眼，大胡子掐灭香烟，手一伸将烟头扔出了窗外。

司机与大胡子是熟人，就说：“替大胡子，原来是你呀！狗咬吕洞宾，你怎么不去洗煤炭。”年轻姑娘听了站起来：“师傅，你们车上就写着‘请旅客监督’，难道我监督错啦？”

“没错，没错，绝对没错。”替大胡子也站起来，只见他肩宽背厚，一色饱满的肌肉好像要从银灰色的体恤衫里弹出来。“我说旅客们，车上的规则要大家遵守，说不准吸烟就不吸烟。”他打了一个喷嚏，伸手拍了一下身旁一个穿红背心的小伙子，顺势拿掉挂在他嘴角的香烟，“胡二愣，你就不自觉。”

话一完，身畔的狗又“汪汪”叫了两声。

胡二愣红着脸，吐出了留在嘴角的烟丝。可他手上还握着半盒香烟，只听得“汪”的一声叫就被叼走了。

全车旅客欢快地笑起来。几位烟瘾大的，见大胡子眼力逼人，带的狗又灵相毕露，一时很尴尬，都无声地将烟头扔掉了。

经过这一番小风波之后，汽车进入一段平路，飞快地跑起来。前边是一带青松林，地势渐陡，过去又该爬山了。汽车像一头负重的老牛，爬得缓慢而吃力。人们便跟着有了倦意，今晨起身太早，窗外的山景又是千篇一律，于是倦意越来越浓，相继进入了睡乡。



柯小月回头一望，姓咎的大胡子也是微闭双眼，而真正清醒的可能只有她一个人。

这些天来她一直很兴奋，但快乐的情绪中又生出一些猜疑。她心里牵挂着的义哥从上海回到省城后，她跟母亲就忙起来，将家里几乎用水冲洗了一遍。他乡下的家已经没人，不言而喻是准备在城里结婚了。

她其实也不是城里人，和他是一个村的。

在县供销社做主任的父亲病故后，初中毕业后闲在农村的她进城顶班，才吃上了商品粮。新上任的主任很照看她，让她带薪去省城财贸校学习三年；回来后搞储运，又将父亲生前预分的一套新居留给了她。

新居一套三，她和母亲一人住一间，另一间就是给他预备的。他读了大学，作为他的书房。婚前可以暂住，却也不放床，一张两用的布面沙发权且代替了。

谁知他回到省城便无法抽身，安置很难，一直没有最后落实。在大学里学了四年，他不愿回县城，也不愿回到当过兵的大山，她和母亲都很理解，也赞同他的想法。只是再三叮嘱他，工作一旦落实，即刻动身回来。

一天，两天，牵肠挂肚地忙了半个月，电话来了：工作倒是落实了，可是暂时不回来了。电话是小月接的，她怏怏不乐。

“小月，电话里还说了什么？”

“就说不回来了。”她回答母亲。

“刚上班就是才进门的新媳妇。”母亲说，“不便请假，也是实情。”

“谁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有些话，说起来跟石头一样实，听起来跟风一样不实。”“你听出了什么？”母



亲不能不替独生女儿担心，“小月，你听出了什么？”

“就跟风一样，把握不住。”

“男人的胆比心大，他是不是……”

“他敢！有胆还有心嘛。”小月说，“他不能没有良心。”

“人胆只有一个，人心可以分作几瓣，有心又能怎样呢？”

母亲还说，你不能见风就是雨，可也不能过于自信，大意失荆州。小月听母亲这么一说，悬空的心更加没有着落。相依为命的母女俩，已经将从上海回到省城的辛守义看做家庭的一个成员，真有什么闪失和变化，一套三的新居就将不胜空旷和分外寂寞了。

小月是个有主意的人，她连夜跟母亲商量，向主任请了假，便偕同母亲一起上了路。

母亲平时晕车，有时吐得翻肠倒肚。不是母亲执意要来，她无论如何不会让她受这份死罪。今天谢天谢地！行程一半，安然无恙，真是谢天谢地！柯小月有时相信朕兆，今天的朕兆真好。山谷和山头的雾气都在飘散。公路两旁出现了玉米地。陡峭的山梁已经过去了。汽车经过一番喘息和艰难的跋涉，这时神清气爽，嗷嗷叫着在夹道的玉米地间飞奔起来。南风送来阳雀的欢歌，太阳已经升起，金色的光芒透过逐渐稀薄的雾岚，刺得人眼花缭乱。

小月移动一下肩头，让母亲靠得舒适一些，一面抽出一张浅蓝色的手绢给母亲遮拦灼热的阳光。不想母亲惊醒了，轻声问：

“到省城了么？”

汽车跳动一下，吱嘎一声滑向路边，停下了。

“到省城还早哩。”小月对母亲说。“这是停车吃饭。”